



百家笔会

跟校长的儿子做同桌

王国梁

没多久,张念就被我主动热烈的性格“俘虏”,成了我的好朋友。周末,我带他去我家玩,我们一起上树爬墙,摘瓜打枣,就差上房揭瓦了。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班里转来了一名新同学,是新调来的校长的儿子。听人说新任校长为了工作,举家从市里搬到学校简陋的教工宿舍。校长的儿子叫张念。不管他叫什么,在我们心中的标签就是“校长的儿子”。我们很快就发现,张念性格内向懦弱,跟眼皮最薄的女生一样。他母亲也是教师,不知是从小被保护得太好,还是天生性格使然,总之“校长的儿子”不仅没有半点嚣张跋扈,反而唯唯诺诺不像男子汉。让我没想到的是,班主任孟老师竟然安排张念跟我做同桌。我很不情愿。我不喜欢张念那种温吞吞的性格,觉得是“婉约派”,跟我的“豪放派”完全相反。我学习成绩虽然一直中下游,但我豪爽大气,果敢磊落,同学们都喜欢我。选举班长时,我全票通过。于是,我私下找到孟老师,表示不想跟张念坐一桌。说实话,我有自己的小算盘。我有时会干点调皮捣蛋的事,万一以后被同桌告到校长那里去,那可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班主任孟老师

还会被“牵连”,被校长判个“教不严,师之惰”。孟老师那么好,我可不想给他丢人。孟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次调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这么定了啊。”孟老师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认定的事谁也无法改。我只好认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其实跟张念做同桌,倒也没什么。他是个没有存在感的人,整天一声不吭,就知道埋头学习。而且他也从来不会跟校长打小报告,原来自己身边有个神一样的人物,我这么幸运居然不自知,一直把他当“小透明”。我这个人一旦佩服起谁来,就会把他当偶像、当朋友、当哥们,全心全意对待他。没多久,张念就被我主动热烈的性格“俘虏”,成了我的好朋友。周末,我带他去我家玩,我们一起上树爬墙,摘瓜打枣,就差上房揭瓦了。我还给他介



绍了很多村里的小伙伴,大家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张念接触到有趣的农村生活,好像激发起体内活泼的天性和潜能一样,变得开朗了许多。他跟我们一起大喊大叫,像野孩子一样在田野里狂奔,笑得特别肆意。我也经常被张念邀请到他家去做客。他家简陋的房间里摆满了书,有很多书是我在书店里都没见过的。他母亲是个特别温和的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偶尔在他家也会遇到校长,我会说声校长好,但转眼就忘了这是在校长家。以前张念的标签是“校长的儿子”,后来校长的形象被渐渐淡化,仅仅觉得他是“张念的爸爸”。张念把书柜里的书搬下来,一本本给我讲。那些书,他都看过了,还记得那么清楚,真让人佩服。我觉得他天生聪明,他说世上没有天生聪明的人,不过是用心和喜欢罢了。我和同桌越来越和谐。孟老师每次看到我们,都会笑呵呵地说:“你俩呀,天生一对!”我们哈哈大笑。天生一对的意思,应该是我从你身上发现了万丈光芒,你从我身上发现了独特魅力。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张念的性格都有很大改变。他在我的影响下,变得开朗外向,而且爱好越来越广泛,朋友也越来越多;我在他的影响下,变得沉稳有内涵了。最让我父母高兴的是,我的成绩已经进入班级前十了。初中毕业时,我和张念都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次我偶然得知,张念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校长,对当初孟老师安排我跟张念一桌很不放心,因为我不是老师们眼中的优等生。不过,孟老师说:“放心吧,这是最优等的搭配!”事实证明,孟老师果然厉害。世上有很多高明的教育艺术,比如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奖罚分明等等。孟老师的教育艺术,应该叫做“取长补短,相互影响”吧。

访母校

跟着阳光前行。在山脊梁上,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标线醒目的柏油马路,像放学路上连续散落的黑白书页。校门宽大,操场空旷,楼栋醒目。银光闪闪的电子伸缩门,亮黄色的合金标牌,散发着暂时难以认度的温度。花台上,草木葱茏。回不去的那股秋风,从哪一道裂缝溜出来,又被谁揣进书包走向南,反复使用这么多年?某个周末,我自己丢在这里。模糊难辨的身影,在匆匆离别之际,为我完成一场陌生的指认。

师心澄澈

(组章)

符纯棠

罗老师

位于山顶的简陋教室,四面土墙夯筑起来的小学时光。每一个春夏秋冬刻骨,每一个秋冬都铭心。一根竹教鞭,一把竹戒尺,表达着为人师表的苦心——既循循善诱、悉心指引,也纠正方向、不留情面。我牢记着,她教给我的:

第一个拼音字母,如何拼成生命的美好;第一笔横撇捺捺,怎样写出汉字的方正;第一道加减乘除,如何计量得失的平衡……牙牙学语的铅笔字,走得歪歪扭扭。从她握紧我的小手开始,那道母爱般的温情便驻留下来,滋养我的心灵很多年。

三十年后,在街头,我们有过一次不期而遇的重逢——她那满头白发,就像某个冬季的家访之路,落满厚厚的积雪。轻轻地,喊一声:“罗老师。”她微微转身。迟疑片刻,居然也叫出了我的名字!

王老师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令人愉悦的笑容。除了沉甸甸的语文知识,他的开明、包容和厚待,也是同学们装进心里的一笔财富。将呆板化为生动,将繁复化为简单。绘声绘色的课堂,总是闪烁着思想的碰撞、快乐的火花。

初中二年级,因病休学一年后的我得到他的接纳。于是,一颗悄悄萌动的诗的种子,无意中被他发现。清晰记得那个春天,我交出第一首诗歌作文。他那眉飞色舞的面容、朗声诵读的音调,安抚了我的慌乱,消解了我的迷茫。

今天,当我终于想起王老师,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为他写过一行文字。而可亲可敬的王老师,早已故去多年。

师:“东宫白庶子,南寺远禅师。何处逢相见,心无一事时。”还有唐朝李白的《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拔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天涯诗海

九月的祝福

路雨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个被温暖的方块字组成方阵绽放汉语的芬芳和美丽从天涯海角从四面八方潮涌般袭来我突然感到手机的容量太小太小了小得容不下太多的内容小得驮不动太多的祝福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仔细阅读这些温暖的文字一个个稚嫩的面庞在我的记忆里清新起来孩子们你们长大了真的长大了长大的你们懂得了感恩

孩子们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就是个守望农田的人每日耕作田间悉心呵护每一株禾苗这些禾苗都是我的孩子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和你们一样需要阳光需要温暖需要呵护需要我们的视野里健康成长直到有一天我被长高的你们簇拥着时我是那么的手足无措和猝不及防我沉浸在你们包围的幸福里憧憬丰收的到来憧憬耕耘后收获的喜悦

乡村教师

(外一首)

胡全胜

乡村教师是山里孩子的希望又是土地与种子忠实的伴娘

孩子们是通向山外的桥梁乡村教师需得为他们导航在岁月的脊背上把教鞭敲得响亮

乡村教师为了生活的理想把牛鞭甩得响亮吆喝着黄牛在翻那座山梁

乡村教师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可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在牛鞭与教鞭的交响曲中吟唱

山间的树

扎根于贫瘠的山间默默地站成了一道具的风景

饱含白杨挺拔的热情守一份寂静

把活力的青春全倾书写快意人生

植希望的梦让知识的源泉在每个孩子的心中渗透

万家灯火

晓霞老师其人

郭宇洁

刘晓霞老师不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婆婆。第一次见她是在北京。那时我和老公还没毕业,刚确认恋爱关系不久,正好公公婆婆带着父母来北京旅游,于是匆忙中见了第一面。年轻、高挑、利落,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我心里颇有些打鼓:会不会是不苟言笑而不好相处的人?相处久了却发现,和干练的外形相比,婆婆却是极温和单纯的一个人。她话不多,讲话时总是轻柔的,气质是多年教师生涯养成的清淡和严谨。毕业时我和老公经过商量放弃了

北京和山东,选择来湖南生活,公公婆婆更是意料之外地开明,没有过多思忖便表示支持我们的决定。后面几次见她是在山东。公公婆婆是山东济宁人,不知道是否算是北方人的“天赋技能”,婆婆做得一手好面食。我刚到山东,别的饮食都不太习惯,却唯独热爱吃饼。锅饼、烧饼、葱油饼、素饼……哪怕到了现在我依然叫不全五花八门的饼的名字,但不妨碍我每次都吃得停不下来。婆婆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上课、做饭、遛狗。有时饭后坐在一

光阴故事

山顶上的那盏灯

靳玲

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比较远。走一段乡村小路,再走一段山路,还要翻过两座不太高的山,山后面的学校才会出现在眼前。那时,各村的孩子都结伴上学。冬天,天亮得晚,我们走在路上,星星还在天上打盹呢。伙伴们围着厚厚的围巾,缩着脖子,挎着书包,匆匆行走。那时的书包都是母亲们用厚帆布缝的,一条长带子,斜挎在左肩或右肩。我和小伙伴们沿着小路走着,脚步急促而快速,恨不得马上就能跨进校门。山路上的石头在黑暗中显得狰狞可怕,让人心里发怵。每当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都毛骨悚然,腿会不听话地乱抖,心会软绵绵地直往下坠。

我年龄小,胆也小,走在几位姐姐中间。大冬天里,不知道是寒冷,还是害怕,我的牙齿上下颤抖着,后背发紧发热,汗顺着头发往下流。那次,不知道谁叫了一声:“看灯!”山顶上竟然有盏灯在亮着,灯后的那张脸,慈祥温柔。班主任林老师提着灯,站在高高的山顶上望着我们经过的这条山路。那是一盏罩着玻璃罩的马灯,我们清楚地看到灯芯在左右摇摆着,跳动着。灯芯越跳越亮,最后就那么水灵灵地直立着。

我们不管不顾地撒开两条腿,向着灯光奔去。隐隐绰绰,各村的孩子都在向灯光奔去。我们围在林老师身边。林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她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抚摸了一遍,嘴角上牵:“走,我们到学校里去。”我们跟在林老师身后,叽叽喳喳地往学校走。听长辈们闲聊过林老师,说林老师是从城里安排到农村来劳动和生活的,后来别人都回城了,只有林老师没回去。当然,也没人知道为什么林老师没回去。我心里暗暗高兴,为林老师能留下来,为我们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们喜欢听林老师讲课,她声音有些柔绵,浸了糖的味道,甜丝丝的。我们也喜欢看林老师的眼睛,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怎么看都是美的。后来,我们也没那么害怕走那段山路了。每天天不亮,我们准时走在那条路上,挺胸抬头,眼睛盯着山顶,心里怀有期望。那盏灯会准时出现在山顶上,灯后照样映着那张慈祥温柔的脸,还有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我们在那条山路上走了三个冬天,那盏灯就在山顶上亮了三个冬天。初中毕业时,我们抱着林老师哭成泪人;而那盏灯,此后就一直亮在我们心里。

有趣说说

古人笔下的“尊师诗”

魏益君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唐朝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是一首优美的盛赞老师的诗歌。诗说,绿野堂建成之后占尽了万物的精华,路人指着宅子说这是裴令公的家啊。裴令公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哪里用得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呢?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将大好年华付与三尺讲台,手执三寸粉笔,在一面黑板上书写大千世界,教导莘莘学子,不为回报,只是为了一份责任。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古代文人更是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赞美老师的诗歌。古人老师职业的比喻,总是透着轻松明快,清新隽永。“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朝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将老师比作落红;“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朝罗隐的《蜂》将老师比作辛勤的蜜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朝杜甫的《春夜喜雨》将老师比作春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唐朝李商隐的《无题》,将老师比作勤劳的春蚕和燃烧的蜡烛。清朝郑燮的《新竹》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谊说得尤为贴切。“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新竹高于旧竹枝,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学生就如同竹子一般,是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不断成长,最终青出于蓝。唐代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写给杭州天竺寺韬光禅师的《寄韬光禅师》更是有趣:“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唐代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写给杭州天竺寺韬光禅师的《寄韬光禅师》更是有趣:“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前台的钟声人间也能听见。遥想我的宗师宣扬教义之处,香烟和着桂花洒落纷纷。类似尊师敬师的诗还有很多,优美中给人思索,让人心生共鸣。如唐朝刘商的《酬冯开府》:“虚空无处所,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再有唐朝白居易的《远